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

乡村诗人

刘玉堂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 · 济南出版社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

乡村诗人

■ 刘玉堂 /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诗人 / 刘玉堂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9.4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

ISBN 978-7-5488-3657-5

I. ①乡…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6514号

乡村诗人 / 刘玉堂著

出版人 崔刚

总体策划 / 责任编辑 / 装帧设计 戴梅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²⁵⁰⁰⁰²

网 址 www.jnpub.com

电 话 0531-86131726

传 真 0531-86131709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龙玺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0×230毫米 16开

印 张 7.25

字 数 107千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49.00元

发行电话 0531-86131730/86131731/86116641

传 真 0531-8692207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刘玉堂，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山东作协副主席，现为山东作协顾问。

自 1971 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作品 500 多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钓鱼台纪事》《滑坡》《温柔之乡》《人走形势》《你无法真实》《福地》《自家人》《最后一个生产队》《县城意识》《乡村情结》《一头六四年的猪》《山里山外》《刘玉堂幽默小说精选》，长篇小说《乡村温柔》《尴尬大全》，随笔集《玉堂闲话》《我们的长处或优点》《好人似曾相识》《戏里戏外》《所以说》等。作品曾获山东泰山文学奖，上海长中篇小说大奖，齐鲁文学奖，山东优秀图书奖，山东新时期农村题材一等奖，及《中国作家》《上海文学》《萌芽》《鸭绿江》《时代文学》等数十次省级以上刊物优秀作品奖，其随笔数十次获全国报纸副刊协会及省级报纸副刊协会奖。

刘玉堂被评论界称为“当代赵树理”和“民间歌手”，他的作品大都以山东沂蒙山农村为背景，描写农民的善良和执着，显现出来自民间的伦理、地域的亲和力和普通百姓的智慧与淳朴。他的语言轻松、幽默，常让人会心一笑。有关刘玉堂本人及其创作，著名作家李心田曾有诗道：

土生土长土心肠，专为农人争短长。

堂前虽无金玉马，书中常有人脊梁。

小打小闹小情趣，大俗大雅大文章。

明日提篮出村巷，野草闲花带露香。

乡村渐远 记忆永存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文库·刘玉堂专辑总序

刘玉堂

这套书里收录了我最深刻和最坦诚的记忆。

也是无论何时拿出来，我都不会为之脸红和惭愧的文字。它们记载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段落，一片乡土的昔日，一种记忆的珍藏，或许没有美丽的田园牧歌，但有一种亲历者转述时的恳切。

国之虽大，无非两处所在：一是城市，二是乡村。国人虽众，亦分两群：一是城里人，一是乡下人。我是城里的乡下人。乡下人的习性和格局，注定了我只能紧紧抓着那些真正属于自己血脉里的东西。

本雅明评价《追忆似水年华》时说：世上有一种二元的幸福意志，一是赞歌形式，二是挽歌形式。前者容易辨认，但往往显得肤浅；而后者则往往被理解为苦役、患难和挫折的变体。我认同，所以也努力把这些文字编织成尽可能温情的乡土挽歌。

故而我写苦涩中的温情，无奈时的微笑，孤苦中的向往；有时干脆就是直接捧出一束未经任何加工的原汁原味的野草闲花献给你。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故事，是我自觉追求并努力实践着的。

大概十多年前，儿子新婚，依照家乡习俗要上喜坟。带儿子儿媳归乡，却找不到他爷爷奶奶的墓地。我无法描述彼时彼境，毕竟不知不觉间，我也很久不曾回到家乡了。所以，除了进入回忆和文字，否则我们绝无可能再回到那片我们一直赞美过的故土与时代。

人类的记忆又有很强的过滤功能。年代久远，许多痛苦甚至悲伤的事情会被过滤掉，留下的多是美好与温馨。“上山下乡”的知青故地重游，未必真的想重回当年的岁月，而是出于一种对青春岁月的留恋。

进入城市，或许才真正是几千年乡土中国的必然结局。中国乡土的昔日，其实没有什么美丽的田园牧歌，所谓的乡愁，可能也只是今日在城市中的我们，对记忆的美化，或者并不曾长在乡土之中的人们的臆想。

这也就不断提醒我们一个命题：如今的乡土文学应该怎么写？对此，我不能提供一个可期待的角度。但无论何时，我都偏执地认为，这种写作一定是面对自己的，充满诚意的，绝对不会丢弃审美与反省的。同时，这种写作应该赋予苦难以温情，而不是赋予苦难以诗意，至少保有一副写作者正常和普通的心肝，如果再有那么些许的使命感，就更好了。无论时代多么繁花似锦烈火烹油，小日子、小人物，活着，微笑着的众生，才是最值得我们保存和记录的。

最后，乡村要复苏，必然要抛弃传统的农耕方式和生活模式，而这些原本是乡村记忆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又是文明的缩影，即使我们远离村庄，依然也无法改变传承下来的行为方式。所以，我们永远是城里的乡下人，永远会记得起乡愁。但我们的后代可能不是，乡愁亦将与之无关。

乡村正在渐行渐远，如果有那么一天，曾经生养过我们这些人的乡土归于消逝，我还是天真地希望，这种消逝带着温情和平静，而所有关于乡土的记忆，则长久地保留下来。

亦希望，乡民的后代们进入城市，仍愿意读取先辈们性格中温情脉脉的那一部分记忆。

这是我不离不弃的期冀，而记录它们，则是不离不弃的事业。
是为序。

2018-7-31 / 于济南

目 录

- 第一章 乡村诗人 / 1
- 第二章 县城意识 / 18
- 第三章 水 殇 / 63
- 第四章 温柔之乡 / 72

第一章 乡村诗人

水运山承包了一面山坡，是三十年不变的那种。那面山坡曾拍过一次电影，就是《南征北战》里面凤凰山总攻开始了的时候，一个不愿当“大爷”的老头儿说“我也是民兵啊”，然后嘿嘿着蹲下去的那面山坡。那座山的顶部呈凹形，阴面很陡，土很薄，只能生长一种叫作菠萝叶的小树。这种东西叫是叫菠萝叶，但跟南方那种能吃的菠萝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的叶子很大、无味儿，采下来晒干之后蒸馒头的时候可作笼布用，蒸出来的馒头就带着叶茎脉络的花纹，很美丽。这地方讲究这个，就像有的地方捏水饺讲究上面的指纹一样。也可包粽子用，只是煮熟之后味道一般化。阳面的山坡则较肥沃，矮的花椒树、高的柿子树都有，还有一个大果园，但没拍过电影，水运山就承包了拍过电影的阴面儿。当然了，抓阉儿的时候没抓着阳面儿，而让那些阴暗的坏家伙抓去了，也是一个原因了。虽然吃点亏，但是拍过电影，电影是随便什么山都能拍的吗？水运山为此赋诗一首：

大树长不成，
春风吹又生。
革命好传统，
拍过一电影。

水运山上过初中，会写诗，还会写清平乐、浪淘沙什么的。他不写菩萨蛮，他讨厌那东西，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叫菩萨蛮，野蛮的菩

萨？开玩笑！而且一提起菩萨蛮，他不知怎么就能联想到他嫂子。那家伙可真是菩萨蛮啊！长得倒可以，白白的，胖胖的，腿肚子很性感，她刚嫁到他们家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看她搓麻线，她还给他做过一双千层底的鞋呢！现在的形象也尚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可心眼儿不好使啊！她的孩子大了，用不着这个小叔子了，还搞起了代销店，就千方百计地挤对他，说是房子不够用了，“你的房子位置不错呢，挨着公路，搞商品流通位置最重要了！”瞧，还商品流通呢！她还侮辱咱的人格呢，他哥水运河当了三年兵回来，不安心农村了，到煤矿上干计划内临时工去了。菩萨蛮刚嫁过来的那两年，水运河每次从矿上回来，把自行车一扔就让他出去学自行车。

“我会了！”

“那……去打瓶酒来！”他让他去打散装的需多用点时间的那种酒。

他刚走出去，屋门“咔嚓”就从里面插死了，等到他打了酒回来，那屋的门还没开，他往往要在门外喊一声：“找回两个小钢镚儿！”

“给你了！”

他就攒了许多小钢镚儿。

后来就分了家，中间一道秫秸墙之隔。那回水运河回来，两口子在院子里吃饭。他哥说：“要不，把你妹妹介绍给小山子算了！年龄也不小了！”菩萨蛮竟说：“去你的，人家早有主儿了！没主儿也不能跟他呀！武二郎似的！把武松弟兄俩整个地翻个个儿就是你俩！”

她糟践人太狠了！怎么想出来的呢，还武二郎！

老河子也让她腐蚀毁了，良心大大地坏了，他听菩萨蛮将他美化成武松，还在那里“嘿嘿”呢！

一时兴荒山承包，他就巴不得来山上住了，阴面就阴面，重要的是能离开菩萨蛮，还拍过电影。他的那两间房子就让菩萨蛮搞商品流通去了。搬来之前，他在那窗户纸上作词二阙：

小人得志，
净吃好东西。
嘴吧嗒得很响，
馋老子。

堂堂男子，
怎馋那东西。
不过也真气人，
×你妹！

写完了，又觉得最后一句不妥，此事与她妹妹无关，就又勾掉，改成了“×她的”。

二

水运山的窝棚不是一般的窝棚，很大；墙上的石头有小沟儿，很整齐，是修大寨田的时候队上统一盖的。屋脊上原先有瓦来着，责任制刚开始的时候让人揭去了，窗子也让人卸走了，但屋框儿还在。那时候搞梯田大会战，说盖就盖上两间，比方安个铁匠炉将会战用坏的镢头钎子回炉重造了；或在里面安上口大锅，上边儿来人检查工作的时候想吃羊而又顾虑影响在这里而不是在庄里煮煮了；这里离庄又远，正干着活下雨来了进里面躲躲了什么的，反正盖了就有用，沂蒙山几乎所有的山上就都有这样的破屋框儿。水运山将那架屋框儿修修好，安上窗子，又将房子隔成三间，还专门拿出一间作书房呢！他对那间书房特别感兴趣，尽管里边儿书不多，主要是能有一种办公的感觉，当然了，办公主要是写诗词，具有案头工作的性质。比方他治山的规划或每天的活动就常用诗词来表示。

他治山的规划是：

山上菠萝叶，
山腰栽红果儿，
山脚一片大果园，
都须挖好鱼鳞穴。

某天的活动是：

挖了七个鱼鳞穴，
挖出一块燕子石。

听说能做砚台用？

那就是块好东西。

看了《萌芽》第十期，

有篇小说叫《福地》。

一看简介方知晓，

那作家原是我县的。

抽空要去拜访他，

求他推荐我的诗。

那诗若是发了表，

送他一块燕子石。

他就有许多过时的刊物和初中语文课本什么的。这天晚上他翻一本初二的语文，想查对一下“山，离天三尺三”是叫《浪淘沙》还是《西江月》来着，却就从书里掉了个小纸包，里面包着一缕缕的红丝线、绿丝线，是绣花用的那种，很黏，手若很粗糙能让它粘住。他就想起那是菩萨蛮在家当姑娘的时候从娘家偷出来让他存着的，可见那时候她就已经坏了啊！

那时候，水运山在她庄上上学。那庄很大，人很乖。比方你到那庄上去赶集，遇见个那庄的熟人甚至就是你的亲戚，他会这样问你：

“赶集呀？”

“赶集！”

“赶完了集家去吧！”语气当然是亲切的。可你若不知好歹，真的赶完了集上他家去了，那你就会坐冷板凳，水不让你喝一口，烟不让你抽一支，你坐一会儿没意思很懊恼地出来了，心里骂着这家狗日的，可又说不出口来。你一想，人家让你“赶完了集家去吧”又没一定让你上他家，可要是回自己的家那何必用他说？那庄的人就这么乖！所以老河子曾跟他说：“这庄上的人最不中交了，一个个脱产干部样的竖插（方言：耀武扬威、人模狗样貌）着，真是恬不知耻啊！”可他临当兵的时候，竟跟那庄上的菩萨蛮定了亲。关键是她漂亮。水运山在那里上初中，有天晚上看电影，菩萨蛮遇见他，将他拽到一边儿：“你哥最近没来信啊？”

“来没来信你还不知道吗？”

“你这个小坏蛋儿！让心眼里坠得都不长个儿了！”说着就将一个小纸巴塞到他手里：“拿回去，给我存着！”

他就拿回来夹到书里了。她嫁过来这么多年也没提起这事儿，忘了，他也没想起来。

菩萨蛮的妹妹跟他同学，叫赖福玲，比她姐姐还漂亮，也更坏。她经常通知他去她家干活呢！那回给她家脱坯简直累毁了堆呀！她则两手插到裤兜儿里在旁边这样那样地指挥呢！脱完了坯饭没让咱吃一口，咱窜了八里路回到家啃了个凉窝窝算了，妈的！

三

山上生活尚可以，
就是吃水成问题。
一天只需一担水，
来回也要六七里。

水运山来回六七里去山下挑水的那个庄叫碾砣，十来户人家，绿树掩映着一片茅舍，很集中的一小撮。他那个庄比碾砣大多了，离他的窝棚也近，但在山那边儿，若去那里挑水，须翻过那个凹形山顶，而且很容易碰见菩萨蛮，就不如去碾砣。去碾砣挑水还能激发出一点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呢！这阴面山坡是我的，拍过一电影！碾砣太小，平时不怎么见生人，来个生人就格外稀罕，也格外爱跟人家搭话，问起话来还格外仔细。水运山去挑水，一个老太太见了老远就跑过来问他：“挑水啊？”

“挑水！”

“没带井绳啊？”

“没带哩！我没有！”

“我家去给你拿！”说着颠儿颠儿地就去拿，拿来井绳，又问：“就你自己在山上住啊？”

“啊！”

“家里没别人了？”

“没了！”

“一个人住着好是好，就是别生病！没买点人丹、清凉油儿什么的啊？”

“买那个干吗？”

“人丹、清凉油好啊！得买点儿啊！有个头疼脑热了什么的抹抹

就管用，井绳放在墙头上，再来打水的时候自己拿！”

水运山答应着，心里就热乎乎的，那点优越感烟消云散了。

水运山每天去碾砣挑一担水，那老太太习惯了，他若有一天不去挑，她就打发人来看他，捎着清凉油。水运山感动得就想掉眼泪。他父母早亡，从小跟着哥哥长大，他记忆中还没有谁这样牵挂他。老河子没结婚的时候，对他还不错，但也是粗线条儿的，一结婚就坏了。菩萨蛮对他唯一的一次关心是给他做过一双鞋，也是因为老河子穿着小才给了他。她还要把一个长着兔唇的姑娘介绍给他呢！他不干，她就跟别人说：“别看他武大郎样的，眼眶还怪高呢，嫌人家不能吹口琴呢！”

有一天他去县城买树苗，顺便拜访了那位作家，没去挑水，那大娘竟不放心呢：打发人看他还带着清凉油！他就赋诗二首：

那位作家叫刘玉堂，
住了三间小平房。
间口好像还不少，
面积三十六平方。
他光写小说不写诗，
看过两首觉得有点小意思，
他说是一个人在山上千万别生病啊，
创作是吃饱穿暖之后的事。

碾砣有个好大娘，
待人一副热心肠，
只因一天没挑水，
打发人来送清凉。

水运山自此每天都要去挑水，哪怕再不需要，也还是要挑。这天他挑了两担水，好大娘见了就问他：“家里来人了？”

他脸一红，“没、没！”

“那干吗挑两担水？”

“洗洗！”

“以前就没洗洗啊？还不好意思呢！来的是个女的吧？”

“您千万别跟人说啊！”

“不是来躲计划生育的啊？”

“您怎么知道？”

“咱这里就是躲那个方便哇！”

四

碾砣那大娘就像什么也不干，专门关注着他似的，什么也瞒不过她的眼睛。她猜得还真准，“躲计划生育的！”本来嘛，这不大的天地里，能分散她注意力的事情太少，而越是偏僻就越容易滋生想象力，加之半个多世纪的阅历，分析起身边的事情来还有个不准啊？

来水运山窝棚里躲计划生育的是菩萨蛮的妹妹赖福玲。她在生了两个女孩之后又怀孕了，但肚子还不怎么显，显了就不容易出得来了。

在此之前，老河子和菩萨蛮一起来关心过他一次，给他送来了煎饼，还有一封退稿信，那是县城的那位作家推荐了他的诗让人家给退回来的。老河子吹捧说：“这封信上印着编辑部呢，真是比乡政府的信封还高级啊！信是人家亲笔写的，那就比铅印的要亲切，你还认识刘玉堂？写小说的那个？还写电视剧什么的？他写的那个电视叫什么名字来着？那天正放着，好家伙，一下子停了电，是哪一天来着？正喝着面条儿呢，那面条儿……”

水运山让他一吹捧，脑瓜儿一热就不计前嫌了；加之这山上太寂寞，很少有人跟他说话，猛不丁见着亲近点儿的人也确实容易动情。他就拿出那包红丝线、绿丝线给了菩萨蛮。菩萨蛮想了半天没想起来，他还在旁边儿提醒呢：“你忘了？我在你庄上学，那天晚上看电影……”

菩萨蛮“噢、噢”着想起来了，脸红了一下：“你还留着啊？”就回忆起了她结婚前后的情景，“那时候，你最爱吃我摊的煎饼了，说是煎饼卷豆末儿，再用红辣椒一抹，真跟共产主义差不多啊！我妹妹比我摊的还好呢，又酥又薄，薄得都透亮，你俩还是同学不是？她就不如你会写诗……”然后又叙一番手足之情，阐述一番“亲不是钱买的”道理，就求他帮帮忙，让赖福玲来躲躲。

水运山面不辞人，嘟囔着：“出了事儿，我可不负责！”

菩萨蛮说：“那是！万一让人看见了，就说你俩是两口子！”

水运山就来了积极性。他不愧是写诗的，马上就有浪漫主义生出来。他对“两口子”这个词儿感兴趣，觉得挺刺激，很新鲜，很够味

儿，便满口答应：“行！”

她来了！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小妇人，丰腴、白嫩、柔润，皮肤透着光泽，眼神有点儿忧郁。哪本书上写的来着，你得忧郁啊！你不忧郁怎么能有魅力？所以西施肚子疼就比不肚子疼还让同性妒忌！你没法想象这个连续生育的女人还会这样艳丽。这当然就与生活不错有关，也许是怀孕所致？她见他看她的肚子，脸上红了一下，嘴却很大方：“看啥？没见过呀？”就弄得他有点不好意思。

他将那间书房腾出来让她住了。他还要在那小厕所的旁边用树枝再挤出一个，然后贴上“男”“女”的纸条呢！她制止了：“一家人还用得着两个呀？还能一块拉屎撒尿啊？”

这女人说话很粗。生过孩子的女人说话都很粗。他觉得漂亮女人说粗话挺好玩儿，也挺好处，跟她说话就不一定格外注意。

她做饭的水平还真是不错，水运山每次下工回来都有现成的饭菜等着他，就是用水费点儿，他就一天挑两担水了。

两人一桌吃饭，免不了要开点小玩笑，回忆一番中学时代。有一个学期，他俩还同过桌呢！赖福玲不让他触着她，在桌子上画了一条线，他胳膊肘偶尔过了线，她就抗他一膀，抗得他脸红脖子粗。他想起那个情景独自笑了。

“你笑什么？”

“现在还要画线吗？”

“画什么线？”她很快也想起来了，笑笑：“当然要画！”说着拿筷子在饭桌上画了一道。

“这小日子过得，嗯？还真不错！”

“谁跟你‘小日子’，你要小心，不许你动坏心眼儿！”

“也不看看自己，肚子都要通货膨胀了，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你男的倒是怪放心啊，好几天了，也不来看看！”

她的神色方黯然了一下，小声地：“他整天跑外呢！”

水运山即有诗道：

来了个女亲戚，

忘了写诗。

以后须注意，

仅仅是亲戚。

妻子？

人家的。

两口子呢？

是假的！

伙食倒有所改善，

也不用刷碗洗衣。

有点不对劲儿的是：

怎么总像缺点东西？

五

“你感冒了？”吃早饭的时候他问她。

“没有啊！”

“昨晚我听见你咳嗽呢！”将书房隔出来的那堵墙是用秫秸挤成的，抹了一层泥，很薄，稍微有点儿动静各自都能听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抽屉里有清凉油！”

“没事儿！”

“那你干吗不高兴？脸阴着？”

“跟你无关！”

“这就要认真谈谈了！咱们谈谈心吧？”

“不是天天都谈吗？”

“要认真地谈！”

她笑笑：“谈吧！”

“你幸福吗？”

“幸……幸福？当然幸福了！”

“怎么个幸福法儿？”

“吃的好哇！穿的也不错，还有钱花，彩电冰箱什么的啥都有，孩子他爹会开车，搞着个体运输，我们家去年就是万元户了呢！他也怪娇惯孩子，还教给她们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呢！”

“他可真是个害虫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次要是生个男孩儿，也会罚你们个倾家荡产对吧？”

“钱是他挣的，只要他愿意！”

“要是生个女孩呢？”

“那就再生！”

“我对你很失望！”

她有点着急：“为啥？”

“看着像怪有水平，其实很寥寥！你已经不是你了，充其量只是一架造孩子的机器而已，能造机器人当然不错，可惜不是！所以幸福的人都是阴暗的坏家伙；都是害虫！这一点定了！”

“你是眼红呢！”

“不谈了！”说完挑水去了。碾砣那爱管闲事儿的老太太观察得还挺仔细，还看出他脸色不怎么对劲儿，就问他：“怎么了？吵架了？人家正在难处，你让着点儿，嗯？”

“难什么？人家很幸福呢！”

“你不愿意她幸福？”

“貌似幸福的人都比较烧包！”

那老太太也嘟囔：“是怪烧包不假！别人给她担着心，她自己倒幸福？躲到这儿幸福啊？幸福也不能说幸福啊！”

水运山和赖福玲有一天多没说话，要不是来了个果树技术员“顺便来看看”，他们还会僵持下去。那个果树技术员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有志于改变沂蒙山贫困面貌，并暗下决心要在专业方面有所建树，就经常下来走走。上次水运山去县城买树苗的时候认识他的，这天他到山那边的果园里来着，顺便再来拍过电影的阴面看看。水运山从发扬革命好传统的角度，以拍过电影的名义，让他对此山有所照顾来着，他就有印象。他近视，戴着眼镜，他见赖福玲肚子开始通货膨胀，两手一抱：“恭喜呀嫂子，这里空气好，负离子多，对怀孕有好处，啊，有好处！”

“父离子？可不就是父离子嘛。”赖福玲感慨地说。

水运山忙朝她断喝一声：“臭娘们儿家，啰唆什么？还不烧水去！”

那技术员摆摆手：“不用不用，随便看看，随便看看！”

水运山便领着他这里那里地看去了。他向他介绍拍电影的时候，那个不愿当大爷的老头儿就是站在这里说“我也是民兵啊”来着，而高营长则说：“有你的，老同志！”

技术员对他绿化荒山的规划很赞赏：“‘山上菠萝叶，山腰栽红果’，这是对的！这山陡啊，土太薄啊，重要的是植被！如果过多地挖坑栽树就会适得其反，造成水土流失，要从宏观的角度考虑。你的